

当代艺坛

当代小说结构探

赵增错 选编



I054
89
✓

B2-74/04

赵增楷 选编

广西人民出版社

当代艺坛丛书

当代艺坛丛书
当代小说结构探索

赵增锴 选编

☆

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宁市河堤路14号)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7.785印张 插页2 125千字

1990年1月第1版 1990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720册

ISBN 7-219-01467-8/I·423 定价：2.85元

目 录

(1)	我国当代小说的艺术结构·····钟本康
(15)	现代小说结构现象与本质变化 ·····朱小如
(30)	近年来小说视野拓展与结构变化 ·····张德祥
(50)	立体构思与开放性结构·····郑万隆
(60)	小说结构形态变异·····魏 丁
(77)	系列：小说结构的新方式 ·····王 干 费振钟
(84)	多维结构：小说空间的拓展 ·····费振钟 王 干
(91)	论文学人物性格的立体结构 ·····陈 晋
(111)	美的结构 ——近年来几个获奖短篇小说笔记 ·····胡宗健
(122)	走向开放的中篇小说的结构形态 ·····周政保
(139)	长篇小说结构艺术断想·····何镇邦

- (161) 佳构出妙文
——当前长篇小说艺术结构新探索
.....叶公觉
- (166) “经”“纬”交错的小说新结构
——论王蒙对小说结构的探索
.....陈孝英 李 晶
- (190) 《巴黎圣母院》人物形象的圆心
结构和描写的多层次对照
.....张世君
- (206) 《项链》的链结构.....傅修延
- (214) 鲁彦周小说结构的电影化特征
.....余昌谷
- (231) 《迷人的海》的结构分析.....李万庆
- (238) 艺术结构的外部联系初探.....金健人

我国当代小说的艺术结构

钟本康

说到小说结构，人们就会想到首尾连贯、条理分明、前后照应等，因为一般总得讲究严谨、周密。大家都熟悉契诃夫这段话：“凡是跟小说没有直接关系的东西，一概得毫不留情地删掉。要是您在头一章里提到墙上挂着枪，那末在第二章或者第三章里就一定得开枪，如果不开枪，那管枪就不必挂在那儿。”按照这个要求写出来的小说，其结构也许是无懈可击的，但也可能有与生活隔膜之嫌，因为现实生活并不是如此严密地存在的。于是当代小说结构就对上述的严密性提出了挑战。

有人说，当代小说最常见的结构方法是意识流和拼贴画。前者以极活跃的心态变化、意识流动为线索，后者可把各种貌似无逻辑联系的人物、场景、冲突等组合在一起。这样的小说结构对创作是一个极大的解放。即使不能完全天马行空、无挂无碍、随心所欲，但至少用不着处处有呼应，事事有交代，

不必井然有序、细密如织。这里的关键在于当代小说冲破了“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的结构模式，甚至有意降低情节的烈度，竭力摆脱笨重情节的拖累，于是那些非情节的因素，如抒情、议论、对话、内心独白、自由联想、氛围渲染等乘虚而入，无缝不钻，小说结构“散”了“杂”了，自然就难以维持传统的严密结构了。当然我们无意否定小说结构的严密性，顾此失彼、松散臃肿、支离破碎等永远是小说结构的大忌，但严密是相对的，如果一律强调到“挂枪必须开枪”地步，那就可能束缚创作的神思飞驰、笔墨纵横。

文无定法，无法即法，一篇小说应采用什么样的结构，从来没有固定的格式，都是随着特定的题材、主题、人物，和作者对生活的独特感受、理解，对审美理想、艺术风格的特独追求而决定的。既然如此，小说结构自然应该有多种多样，而且必然会出现各种例外。如果我们要给我国新时期各种小说的结构样式归类，大致可以分以下四种：

一、情节结构。一般是围绕一个中心事件开展矛盾冲突，表现情节从始至终的发展过程。如达理的《路障》，写如何改造远近闻名的贫民窟金家沟。主管城镇建设的市委书记、副市长秦越在这个改造过程中遇到各种扯皮、顶牛、捣乱，他通过起用总工程师李元初、城建立法、耐心说服、强行拔掉钉子户等措施，扫除了各种障碍，终于拆毁了一个旧金家沟，并预示着新的金家沟必将出现。这种

小说往往情节曲折，波澜起伏，扣人心弦，引人入胜。在小说发展的早期，故事情节几乎是它的命根子，当代小说有情节淡化的趋势，但我们并不主张完全排斥和否定情节，以情节为线索仍是小说结构法之一。当然，把人物仅仅作为事件、情节的说明材料的写法，或者仅仅停留在方案之争、改革与保守之争的写法，是不足取的，但把事件、情节和表现人物性格和命运统一起来写，还是可以的。

二、人物结构。小说中的情节和人物是不可分开的，在情节结构的小说中必有人物，在人物结构的小说中也难免有情节，但两种结构方式毕竟是有区别的。如阿城的中篇小说《棋王》，虽属“知青题材”，但只把知青上山下乡的事件作为背景，而是突出地写棋迷王一生的性格、意志、操守和他的精神追求。诚然小说写了多次下棋的故事，但它们并无情节发展上的必然逻辑，却有多阶段、多层次地揭示心灵、性格的内在联系。又如胡辛的《四个四十岁的女人》、王安忆的《小院琐记》等，几乎没有一个中心事件、完整情节。这种小说倾注全力刻画人物形象，不是情节支配人，而是人超越情节，走进读者记忆中的是完整的人物，而不是完整的情节。

三、心理结构。在情节结构或人物结构的框架中并不排斥对人物的心理描写，但是心理结构的小说则以人物的主观感受、自我感觉、情绪变化为主线，重新组合甚至颠倒事件、情节中的时空序列、充

分展示人物心灵世界的波动性。如王蒙的中篇小说《布礼》，把主人公钟亦成发生在时间跨度达三十多年、空间领域包含城市、农村、机关、学校、家庭等的事件交织交错在一起。作者在说明这部小说的结构时说过：“人们的心灵，方寸之地，非常之小，但是它容纳的东西很多，它能够有大的跨度，而且能够重新加以排列组合。……我的小说结构就是这么来的。我觉得这种结构不是任意结构，而是一个心灵活动的结构。”（《漫话小说创作》39页）生活的逻辑总是按时间、空间的顺序依次发展的，而一个人的心灵活动却有不同的逻辑，王蒙认为是“根据他印象的强弱、深浅，往往强的在前头，弱的在后头，浅的在前头，深的在后头”。（同上）这就是心灵活动的结构。人们往往把心理结构的小说等同于所谓意识流小说，这是不全面的，因为意识流动只是心理活动的一个方面。大家熟悉的张欣辛的中篇小说《在同一地平线上》、《我们这个年纪的梦》也采用心理结构，但并不能简单地归属于意识流小说。成一的小说近作，如《洼地》、《家外的柳堤》、《迷乱的街市》等都采用思想活动、感情波动、情绪跃动、意识流动的结构方法去表现当今中国农民的气质、个性、心灵的，显然不同于意识流小说，却属于心理结构的小说。从心理描写的手法加以竭力扩大，以至撑破了情节的框架，变为以心理活动来结构整篇小说，不能不说是当代小说结构艺术的一个发展。

四、细节结构。从来小说家都把细节作为小说的小零件，似乎只能作为情节这个大机件的点缀，补充、延伸、深化，无力充当小说结构的主体。有人在说到我国当代电影美学的新观念时指出，如《邻居》的简易楼里的一场场邻里风波，《大桥下面》小里弄中几个个体户的寻谋生计，注意细节的运用和场面的积累，大量琐碎的细节成为结构的元素，使电影结构似散非散。（见《当代电影》1985年1期）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可说就是这种细节结构的小说。这篇小说既无中心事件，完整情节；也无贯串到底的主人公，更无什么意识流，连心理描写也不多，有的只是陕北小山村生活气息浓郁的风情，陕北农民质朴憨厚的风采，艰苦环境中形态逼真的情趣，老区人民对火热的往事的回忆、对新生活的憧憬，以至老黑牛的狡猾、母牛对牛犊的温柔、慈爱等，节奏缓慢，情意盎然，不设置悬念，不安排高潮，不同于“打击力要放在最后”的传统写法，结尾也是淡淡的，但这些朴实无华的记实性细节或场面组合在一起，似琐碎而非琐碎，似散杂而非散杂，天机云绵，浑然一体。

这四种基本的小说结构虽分别叙之，但不可截然分开，因为有的小说可以综合运用，难于归属一种。如王蒙从一九八一年开始，采用了一种以情节结构为基础、吸收心理结构的某些手法的小说结构，这就是王蒙自己所说的“以人物和故事为经、以心理描写——包括意识流为纬”的新结构。

茅盾说，由古到今小说结构发展的一般规律是：“由简到繁，由平面到立体，由平行到交错。”这是对的。不过我们不能把这段话机械地理解为当代小说结构都是繁的、立体的、交错的。从总的发展趋势来说，茅盾这一概括不仅符合由古到今小说结构发展的情况，而且也大致符合我国新时期小说结构发展的现状。

要是我们把小说结构分为单线和复线两类体式，那末粉碎“四人帮”后的头两三年的小说结构几乎全是传统的单线式的，大概那时的作家都急于把多年郁积在心头的垒块倾吐出来，还来不及对艺术结构作精心的探索和刻意的求新。不管采用按事件发生、发展的自然进程和时间先后顺序来安排故事情节的纵向结构（如《伤痕》），还是采取把若干生活场景或故事情节平行安排的横向结构（如《班主任》），都只能是单线的。稍后，立志改革的作家陆续出现，最突出的首推王蒙。他的《夜的眼》、《布礼》、《风筝飘带》、《春之声》、《海的梦》、《蝴蝶》等中短篇小说的出现，象集束手榴弹那样，炸开了传统的小说形式的硕壳，冲破了平面的小说结构的凝固格式，其影响波及整个文坛。正如一位评论家所说：王蒙在“小说形式上的探索和革新，造成这么大的冲击力，在开国以来当代小说史上这是空前的”。应该说，王蒙这些小说在内容上与其他现实主义小说无甚差异，并没有多少现代主义的意识，但在借鉴、发展现代主义小说的结构

形式上却有独特的贡献。尽管有人曾对上述小说结构提过某些可议之处，但必须承认，对小说结构发展的积极影响、推动无疑是主要的。近几年，在作家们的共同努力下，复线的小说结构确是越来越多了。

复线的小说结构主要有以下三种：

一、并行式。大家知道，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是由两条并行的线索组成的：一条是由安娜和渥伦斯基为主的关系构成。一条是由吉提和列文为主的关系构成，它们各自独立地交替并列发展。在我国当代小说中，邵振国的《麦客》，也写了两条平行发展的线索，父亲吴河东到南川，儿子吴顺昌到临游，被两处隔开的父和子的不同遭遇更迭交替地出现，在结构上同《安娜·卡列尼娜》类似。此外，如戴厚英的《人啊，人》，袁敏的《天上飘来一朵云》，叶文玲的《海角》等都以几个主要人物各自畅开胸臆、自叙心怀为线索，这些线索都各自独立，并行发展。

二、交错式。鲁迅的《药》曾采用明暗两条情节线交错的写法，而新时期小说的交错式结构更是多种多样：（1）、纵横交错，如姚雪垠的长篇小说《李自成》，以李自成为代表的农民革命力量和崇祯皇帝为代表的封建反动力量生死斗争为中轴线，分单元星罗棋布地四面展开描写，形成一种横峦断岭、峰回路转的境界。王安忆的《小院琐记》以“我”（桑桑）为经线，以回家青年夫妇为纬

线，纵横迭合成小说的结构架子。（2）、连环交错，如张弦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以沈荒妹和许荣树的爱情故事为一个环子，以荒妹姐姐存妮和小豹子的爱情悲剧故事为一个环子，以荒妹母亲年轻时抗婚成功的故事为一个环子，环环相连、相套、相交、成为别具一格的小说结构。（3）、时空交错，如王蒙的《布礼》、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等，颠倒了时间顺序，打乱了空间位置，使发生在不同年代、不同场合的人物和故事交错组合。也许还有别的什么交错式的结构，笔者孤陋寡闻，望识者补正。总之，这类结构很象立体交叉桥。

三、放射式。王蒙的《春之声》写的事很集中，就是岳之峰在春节期间坐着闷罐子车回乡探亲，但以他在这个艰窘的环境中的所见所闻所思为引子，视通数千里，思接几十载，天上地下，国内国外，城市乡村，童年老年，过去现在，不断放射出各种线索，伸出去，拉回来，又伸出去，扫描似的，瞬息万变，作品主人公从中看到了困难、希望、前途，情绪由低沉到高昂。这些放射线的“源点”就是处在新旧交替的新时期的国家和生活的转机。作者自己很恰当地把这篇小说的结构称作放射性的。这样的小说简直无法划分段落，无法进行纵断面或横断面的切开。

复线结构具有开放性和错合质的特点，比之单线结构，在表现生活的容量和密度上明显胜过一筹。艺术结构犹如乐曲的旋律，从这点上说，音乐

可说是小说结构的基础，而复线结构的小说在艺术上能形成一种复调音乐的效果。王蒙说过一段很精彩的话：“过去我们的民族乐曲，只有齐奏，没有和声，多么大的乐队，多少件乐器，都是奏一个调。这种结构，好处是清楚、明白、易懂，缺点是表现力受限制。生活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与古人相比较，我们的生活的显著特点，一是它的复杂化，一是它的节奏快了。表现在结构上，反映这样的生活，就会有复线或放射线的结构。表现在节奏上就会有跳跃，有切入。”（《漫话小说创作》53页）交错的、放射性的立体结构，不是压缩饼干，各条线索挤相胶合，也不是同声或混声大合唱，大家只有一个调子，而是交错着、放射着的每个线索的发出的音响有大有小、有主有从、有快有慢、有刚有柔、有乐有悲，共同组成一个复杂的、多声部的又和谐统一的乐章。当然，复线结构的小说也有弱点，尤其是放射性结构的小说，有时会感到头绪纷繁，零乱散杂，人物形象模糊等。应该说，单线和复线两种结构互有短长，到底采用何种结构合适，要从作者和作品的不同情况出发，“量体裁衣”，“在什么山上唱什么歌”。对一个作家说来，可以精通十八般武艺，广用各种结构方式，也可以独用某一种得心应手的结构方式，如张弦就惯用连环交错的结构，几乎构成他独特的艺术风格的因素之一。但从小说结构的发展趋势和革新潮流看，作家们不妨多试试复线的、立体的结构写法是有好处的。

小说结构属于艺术形式的范畴，而形式和内容是对立的统一。黑格尔说：“内容非他，即形式之回转到内容，形式非他，即内容之回转到形式。”

（《小逻辑》287页）所谓找到恰当的结构，就是指按照现实生活的变化和生活自身的规律，发掘出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运用一种能最足以表现主题和人物、最有力程度地显示审美效应的最佳组合。如果离开作品的内容片面地追求结构的新奇、花哨，那是舍本逐末的。古今中外的小说家在结构上惨淡经营，费尽心机，无非是为了最有效地表现内容。但是结构作为一种重要的艺术手段，也有它自身的相对独立的规律、意义和价值。王蒙的《布礼》之所以采用时空颠倒的结构形式，固然首先是由于所表现的内容的需要，但不可否认也是与借鉴、改造西方现代派意识流艺术手法分不开的。他在创作这部小说时，原来按时间顺序写下去，“结果完全是一本流水帐，很困难，也很泛”，而这种新的心理结构一旦孕育诞生，就对作品的内容起了积极的反作用，显得对比强烈，形象鲜明，震撼人心。由此可见，新的小说结构的探索和创造，虽然主要是靠内容的推动，但也需要其他结构形式的借鉴、利用；而后者的道路是宽广的，不仅各流派的小说之间其结构可以相通、相用，而且对其他各种艺术体裁的结构也不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诚然，不同样式的艺术各有自己的结构特点，但它们作为艺术的大家族，也总有某些共同

之处，小说完全可以开放大门，大胆地去吸收、去“拿来”，以不断发展自己的结构。蒋子龙说他的中篇小说《燕赵悲歌》用的是相声的结构，王蒙说他的《夜的眼》用的是电影（蒙太奇）的结构，也有的小说用戏剧结构、散文结构、抒情诗结构、音乐结构、建筑结构，如此等等。现在欧美盛行一种“接受美学”，认为作品的地位和价值是由创作意识和接受意识共同作用的结果，因而要求作品的文字包含许多“意义不确定性”和“意义空白”，从而构成所谓“召唤结构”，即召唤读者去发挥想象力，去实现作品的意图。这对我们小说结构的探索也许有一定的启发，如当代强调的所谓“开放式”的小说结构，不能不说与“接受美学”有关。传统的小说结构一般是“封闭式”的，情节互相衔接，本身就构成一个整体，可说一篇小说就是“一个世界”；而开放式的小説结构，情节面向生活，面向读者的心灵，小说本身只能是“半个世界”，另外“半个世界”却延伸在生活中、读者的心灵中，两者合起来才是一个完整的世界。这类小说在作品之外开拓空间，就大大超越了作品本身的容量。如何立伟的《白色鸟》，所写的是静谧明朗的河滩，无忧无虑、玩得痛快的两个少年，自由自在、恩恩爱爱的两只白色鸟以及突然传来的开斗争会的锣声等，但使人感到作品外严峻残酷的世界比作品中所表现的更要广阔得多。

一九八五年是我国当代小说有着重大变化的一

年，西方二十世纪文学的影响，文学“寻根热”的兴起，出现了许多锐意创新、勇于探索的小说。这些小说内容上增强了当代意识和民族文化意识的结合，表现上把实境和虚境结合起来，有一种超脱感、空灵感、神秘感。小说结构艺术也有了新的突破，人们不得不对小说结构的意义和作用重新作出评价。如王安忆的中篇小说《大刘庄》、《小鲍庄》，都采用了块状结构的方式。《大刘庄》把城市和乡村分成两大块，它分别切成貌似隔裂的若干小块，它们各有自己的故事和人物，都有很具体的逼真的细节描写，这就是实境，而虚境却隐蔽在整个结构的背后。把农村的凝固、板结、缓慢的发展和城市的烦躁不安、动荡不安的生活，把城市和农村历史的、现实的阻隔、沟通、交往、中断等画面，对照、映衬地展现出来，以激起读者对生活的反思、探究，使之去省悟当代中国人的人性是如何的，今天的中国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等等。《小鲍庄》里面包含着各自独立的几个故事，如村民们世代受水灾的苦难，鲍仁平为救孤老头被水淹死，鲍家二弟和未婚的嫂子发生了爱情，货郎儿和寡妇不和谐的同居，知识青年埋头写作想当作家等等，后来由于团省委将鲍仁平评为少年英雄，小鲍庄受到各级领导的关注，凡与鲍仁平有过关系的人都不同程度地解脱了苦难。这些都是实境，而虚境则完全是从结构中出来的。人们感到，在一个个故事发生、变化的背后有着多种因素，包括自然的、社会的、历